

1967
陽春文史資料



1990年2月 总第14期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从外地迁来阳春的广州大、中学校

.....马湛承 陈耀源 植建隆供稿 (1)

解放前阳春县私立潭中中学.....县教育局编志办供稿 (3)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山中学.....曹思彬 关干略 (6)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两阳中学.....谢 向 (10)

我在黄埔军校十四期的回忆.....黎德球 (12)

附：我所知道在黄埔军校毕业的阳春同学

马来亚抗日自卫第五独立大队始末

.....我县归国华侨黄民进口述黎兴惠记录整理 (17)

解放前的阳春电报局.....根据原阳春电信代办处负责

人杨仕源提供，阳春县邮电局《邮电志》编写组供稿 (20)

解放前春湾欧显记

——欧显记对春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欧之海 (21)

阳春三甲四腮鲈鱼.....刘显玲来稿整理 (23)

陈鸿炎.....马湛承 陈耀源 (25)

严显郁.....严宗珉 (26)

杨清兰.....据谢汝清稿、杨少荣口述整理 (28)

龙邦伟.....梁昌芬 (30)

吴宾舫.....吴其惠 (31)

陈渔舫.....李向明 (32)

李大德.....梁昌芬 李 炎 (33)

罗少兰.....李东泰 覃迪昌来稿整理 (34)

黄伯龙.....吴其惠 (35)

郑英淞.....	许洪方	(36)
覃伯霄.....	覃迪昌	(37)
敖匡扶.....	周洪汉	(38)
李宗程.....	李向明	(39)
黄兰蓂.....	苏日棠	(40)
赖楚生.....	许洪方 李东泰	(41)
民间蛇医何显庭.....	梁昌芬来稿整理	(42)
民间面塑匠李黑仔.....	李向明	(43)
封面设计.....	陈 略	
封面说明：阳春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县博物馆供稿	(45)

抗日战争时期从外地迁来阳春的

广州大、中学校

马湛承 陈耀源 植建隆~~供稿~~

(一)广东国民大学在春湾

广东私立国民大学，原校址在广州荔湾区。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先迁校于开平县楼岗。1944年初，拟迁校罗定县大平圩，因日寇进攻三罗，改迁高州，在旧法院上课。同年冬，国民党抗日将领张炎在吴川起义，第七专员公署害怕学生参与，下令提前放假。

1944年夏，国民大学筹迁，校长吴鼎新前来阳春与当地绅士联系，决定迁来春湾，借用春湾的“广东民众教育馆”为办公地址，并盖木皮棚作校舍。

1945年，国民大学从高州迁来春湾，校本部设在“广东民众教育馆”（现春湾镇教办）。在该馆底层设教务处和两个教室，楼上作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则设在春湾圩顶狮子山处，均用本皮建造，总面积共达870平方米（包括教室和食堂）。全校有学生和教职员工三百四十余人，分设六个班。校长吴鼎新是开平人，著名教育家，长于诗词、书法，在凌霄壁题留有“凌霄志汉”颇典雅四字，至今仍保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大学迁回广州荔湾原址复课。解放后，

并入华南联合大学。

(二) 国民大学附中分教处在松柏

私立国民大学附属中学，原校址在广州惠福西路。抗战时迁校台山，后迁开平楼岗乡。

1944年国民大学筹迁时，应春湾绅士请求，在松柏乡设附中分教处。附中由吴鼎新兼校长，林春莹为分教处主任。后林春莹调回大学部，委派林汝骥为分教处主任。教师有曹思彬、温宝晖、卢景耀等。

是年秋开办，在春湾举行考试，招高中一班、初中两班。借用松柏大间严氏宗祠作校舍、办公、上课，师生住宿均在祠内。

1945年春，又招初中一班，秋季还继续招高初中新生。至1946年春，迁回广州惠福西路复课。阳春籍初中学生转学阳春县立中学，高中学生有部分随迁广州，后考入国民大学。

(三) 广州大中中学分校在河棚

广州私立大中中学原在小北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校开平赤坎。1941年冬，又来阳春河棚(当时为中南乡)设分校，校长为沈琼楼。借用河棚圩东罗氏大宗祠、海东宗祠和奇峰寺为校舍。花了一笔钱修理，在前面隔塘的大园开辟运动场，并购置教学、办公和生活用具。于次年春招初中学生四个班200余人，正式开办上课。教师有沈贵博、沈贵义、罗官盛、罗官良等，都是国民大学毕业生。

一个学期后，因罗氏部分族人干扰，迁回开平赤坎，当时阳春有少数学生随迁。1947年9月迁回广州小北路原址复校。解放后，改为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解放前阳春县私立潭中中学

(根据教育局编志办来稿整理)

潭中中学于1941年2月创办，其前身是阳春县第五区立高级小学校，校址设在潭水圩关帝庙（现潭水供销社旅店）。改办中学时，学校单独招收初中生两个班，共有学生一百多人。1942年秋开始参加全县统一招生。校长林以琪、教务主任郭善圃、训育主任刘显绩、童军主任廖浩栋、总务主任吴丽棠。至1944年春季，学校共有六个班，学生三百多人，教职员工二十多人，是一间初级中学。首任校长林以琪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有廖绍琏、范乃震、萧广珪等人。

创办潭中中学时，先由当地热心教育的人士组织校董会，董事长为刘显机，董事有刘炳君、刘显贵、吴丽棠、吴宝伦、林以琪、湛士贤、敖匡扶、范乃震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由地方各姓祖尝捐献田租谷及区内商店和绅士捐助，（捐租较多的是当地刘、林、吴、范等姓的祖尝）同时还有潭水圩场的税捐等。此外，收取学生的学费，也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每个学生每学期交学谷二石。经费开支主要是支付教师的工资和购置仪器图书等教学用具，及修缮校舍。校舍借用庙宇的房屋和搭茅棚解决，教室和宿舍都很简陋。当时办学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教师的工资在全县各中学当中是较高的。如教学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的郭善圃、邓天慰、关伯慧等老师每月薪谷就有五石多，职员月薪谷也有二石。由于潭中中学的

工薪在当时来说是较高的。从被日寇侵略的沦陷地区逃难来阳春的教师都乐意到潭中任教，因而潭中中学能聘请到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当时全校共计十四名教师中就有十一名教师是大学本科毕业的，所以当时的教学质量较好。同时，学校还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犯有盗窃、赌博行为的，即予开除学籍；吸烟一次的也记大过一次；来经请假出街，上课时不穿童军服装，未经允许进厨房的都记小过一次。在学校严格管理下，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好，升学率较高，名扬全县，曾获得当时县长董载泰的嘉奖。因而吸引着全县各地的青年到来就读，连县长陈启钊的女儿陈秋满也从春城专程来到就读。

1946年9月中共党员廖绍琰担任校长。1947年在中共阳春县特派员李信的安排下，廖校长聘请中共党员李信、关伯慧、廖正纪、庞瑞芳(女)、黄德赐、张慧明(女)等未校任教，一段时间内把中共阳春党组织的领导机构隐蔽在潭中中学进行工作。他们经常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学生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开始他们组织学生在节日庆祝活动中举行文艺晚会，教唱《小二黑结婚》、《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排演些有讽刺反动当局内容的话剧等。通过文艺活动，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1947年10月，潭中中学学生前往当地粤剧场看戏，与潭水警察所的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所长刘经栋亲自开枪打伤初三班学生李英、韦鼎儒和初二学生李成杰三人。这次事件激起全校学生的怒潮，全校师生要求政府惩处凶手，举行了十天的罢课斗争。县城各中学学生也通电声援，潭中校长廖绍琰和学生代表到阳春县地方法院控诉刘经栋枪伤学生的罪状。但廖校长被国民党县政府免职，警察所长刘经栋也被撤职了。廖校长离校后，是年

十二月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有关人员贪污公款和克扣学生伙食费及助学金，举行为期一周的罢课斗争。1949年4月在上纪念周时，训育主任发表讲话，放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爆发”的谬论，被秋三班学生湛振乙当面驳斥，并指出中国必须革命。学校当局震怒，当即宣布开除湛的学籍，并说要送交国民党政府作“共产党”惩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义愤，各班学生提出“要光明，除黑暗”的口号，抬着汽灯在校内游行示威。潭中中学历次的政治斗争，当时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都取得了胜利。

潭中党组织领导着学生开展政治斗争，锻炼了学生的革命意志，培养了革命的力量，阳春解放前夕相继离校到游击区去的学生有湛振乙、莫德芳、黎新海、韦业根等；还有一批学生参加了青年民主同盟，如黄存仁、黎运琪等，他们都为革命工作做出一定贡献。

1949年10月，阳春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潭中中学，并委派刘文昭接任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 西山中学

曾思彬 关千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在广州市读大学的西山学生，如杨贤述、张明祺等有意回乡办学，以提高家乡文化，宣传抗日救国。杨任西山中学校长，并邀请了一些外地同学如周述余、冯骥佳等来校任教。因为教师都是青年人，所以办学颇有朝气。学校刷上许多抗日标语，课内课外都注意培养学生爱国抗日精神，组织各年级的班会做宣传工作。并认为抗战时间紧迫，要抓紧文化知识学习，故有认真教、努力学的风气，得到校董和家长的尊重。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就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推行法西斯教育。但西山中学在原云浮县飞地，它是距离县城很远的山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弱，学校时尚无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后来又幸好有热心本地教育事业的校董请了有民主思想的谢华回乡主持校政，并躬亲在云浮县城邀请中共地下党员陈孔嘉来校当教务主任，当时大部分的教师都是反对法西斯，热心教育的爱国者，因此有使学校办得较好的因素。

谢华曾以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学法律，并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得志。他憎恶当时官僚统治贪污、腐败、无能，他认为抗战失利，是由于国民党官吏的腐化所致。他曾讽刺地说：“乡村的苍蝇是污秽的，但大都市的苍蝇既污秽又有强烈的

毒素。”他的谈论常针对黑暗社会，因此感染了教师和学生。他教国文，讲课认真，联系思想实际，很是动听；批改作文细致，学生收益也多。由于校长带头重视国文教学，老师又多是热爱新旧文学具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所以学生多数都能勤读书、爱写作，进步很快。谢华任校长至日本投降，但因胜利不久又爆发内战，他遂辞职去香港教书。他是民主人士，其女谢小英是西山中学学生，随父去香港后参加地下共青团，祖国解放后便回国服务。

中共地下党员陈孔嘉当教务主任时，提倡“清水（无毒的意思）教育”，以抵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教育，他认为做教师的要问良心，首先不要毒害学生。青年要增长知识，园丁要灌溉、施肥，所以学校聘请老师，十分重视业务知识水平，用较优的待遇，罗致了一些好教师，他们之中有些人于解放后在广州市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个别的还升至教授。

西山中学当时教学设备虽然简陋，但老师却能充分利用它以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只有一架显微镜，课后让学生轮流观察细胞结构，蝌蚪尾部的血液循环，污水里的微生物……等，并用这些实例宣传应该注意农村卫生。又派人往梧州采购药品仪器，做些基本的理化实验。数学老师谭箕畴学识渊博，教学严谨，也是一个诗人。可惜当时西山中学不能发挥其才学，遂致辞职。音乐图画老师夏文山是颇有才能的艺术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也因任职不久而离去，十分可惜。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西山中学图书馆添购了一些进步书刊，师生很爱读它，研究过图书馆学的老师根据王云五图书分类法，编订科学的书目，并发动学生手抄活页图书目录册，既好管

理，又方便师生检查借书。为达到“清水教育”目的，对推行法西斯文化的中央出版社的书刊，它虽免费大批寄来学校，但图书馆登记后就束之高阁。对工具书和有教学参考价值的书籍，学校着意添置，因此从沦陷区买入不少有价值的旧书籍，充实了图书馆藏书。

该校校风勤学守纪，设课室日志，教导主任逐日批阅。统计出缺席人数，记录教学情况，学期全勤者有奖。因此学生缺席的少，中途辍学的更少。有比较完整的学校规则，印成小册，新生入校学习，作为学生须知课。班主任教师和学生同时住校，日常谈话机会多，经常教育学生自觉遵守校规。当时农村有赌风，赌与盗是相关连的，所以学校特别注意这方西的防范教育。对犯规的学生，即使是校董的子弟，也是照规则处罚，因此能培养学生守纪的风气。

陈孔嘉老师夫妇当时都是地下党员，最能联系学生，除指导学习外，还启发学生以唯物主义认识社会，学生有些家庭问题也请教陈老师。当时西山中学女生很少，她们都主动与师母郭泳梅（陈孔嘉妻子）谈心。陈老师还指导一些觉悟较高的学生暗中有在农村宣传革命，后来陈老师还带领他们参加了革命队伍。

当时各班学生组织有班会，班主任从旁指导，实际活动都是学生搞。他们定期出版壁报，内容综合性，都是学生自己的文章。组织课外旅游，喜欢到河边去，进行游泳、捉鱼野餐（谢华校长是摸鱼、钓鱼的能手，与学生一起玩）。山谷河床又是很好的歌咏比赛的地方，夏文山老师以金喉高歌抗日歌曲，回声荡漾，大家十分欣赏。在玩耍中，有一次看到河床岩层排列许多大圆洞，地理老师就地上了一个课——河床的成因。他解释说：“湍流的漩涡裹着砂石在岩层上旋磨，形成一个一个的圆洞，圆洞由小到大，逐渐扩大西互

相交连，于是河床就深了宽了。现在的河床是流水经过千年、万年做功而成的”。这个课在城市的学校很难有，西山的学生却能边观察自然界的实际，边学习地理物理的知识。西山中学的这类活动不多，但是能把握着机会进行。此外还有合唱团和开办太极拳、太极剑的课外学习组。

师生在一个大膳堂吃饭，过着俭朴的生活，学生民主监厨，管理存米量米。战时粮食很宝贵，如有米粮作弊，对师生生活影响很大。学生每天轮派代表和厨工共同入市场采购，共同烹饪，经济上做到民主管理。

由于老师教学认真，学生都能敬重老师。多数老师单身到西山中学教书，以校为家。老师偶然有病，学生常到床前问候。由于医药缺乏，学生还为老师上山采药。这种农村特有的友爱，使人永久难忘。

抗战胜利前两年，陈孔嘉老师离开西山往罗定教书，但他仍记念着西山中学，关心着西山中学的学生。到日寇投降，他将抗战胜利消息送来学校，并简介新武器——原子弹。师生们十分高兴！在圭岗搭台演剧庆祝，内容是总结八年抗战，反映胜利来之不易，汉奸卖国贼下场可耻。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两阳中学

谢 向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军战场节节失败，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10月28日起，日机连日轰炸两阳中学教学大楼、图书馆和宿舍中弹崩塌，学校被迫停课。

1939年春，两阳中学奉令迁来阳春县城，借用洪屋地祠堂作临时校舍。同年秋，因春城也被敌机轰炸，两中再迁春北的松柏乡上课。在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很差，白天正常上课，晚上点燃松香枝自修、做作业。师生们爱国热情高涨，经常利用夜晚或课余时间，到附近农村、圩镇宣传抗日救亡，演讲抗日形势，唱战歌、演话剧，声讨汉奸卖国，发动捐献支援前线抗战。同时，体育文娱活动开展得较好。1940年元旦，广东第七专员公署在高州举办中学生智能比赛，两阳中学选派优秀学生代表参加，获得个人演讲、书画、国技第一名；团体歌咏、篮、排球赛等项冠军；还有戏剧、田径等项优胜奖。省立两阳中学饮誉南路和全省。

1941年秋，由于日寇侵略军向太平洋各地转移，阳江无战事，两阳中学奉令迁回阳江原址——江城南郊髻山。当时又招高中两班、初中一班。初中部设在江城陈家祠。开学日，师生笑逐颜开：“尊师爱生，勤劳好学，团结守纪，爱公俭朴。”的良好校风得到继承和发扬。

此时国民党党人陆诤勤任校长，严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同时又发生体育教师在上课殴打学生事件，李伯振之子李业雄被打伤，学生代表要求惩处凶手，校长陆诤勤置之不理，同学们抗议无效。学生愤于陆校长贪污办学经费，高压学生，发动了学潮。学生会印发宣言：“抚我则厚，虐我则仇”、“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历数陆诤勤治校无能，压制学生等，要求社会贤达支持正义撤去陆校长之职务。随即宣布罢课。罢课几天后，学生代表蒋剑鸣、陈汝文和陈××等三人竟被阳江县公安局拘捕了。陆诤勤利用反动势力，把他们诬为“赤色”分子，关进监狱，妄图置于死地。幸赖阳江正义人士舆论支持，才获得释放。但这三位同学被勒令转学，同时勒令学生回校复课。这时已到学期终，考试刚完毕，敌机再次轰炸两中，西宿舍被毁。陆诤勤决定又把学校迁往阳春。

1943年3月，两中迁到春城，借用蒋家祠（现检察院址）作高中部教室，李家祠、林家祠作高中男生宿舍，陈家祠（现春城前进居委地址）作全校女生宿舍，忠烈祠（原福田车站对面）作初中部教室及宿舍。开学上课后，陆诤勤更加盛气凌人，常以“思想不纯”恐吓师生。同年冬，陆又出布告要每位学生交付敬师米30司码斤，违者不准参加考试，不予升级或毕业。全校学生反对，几经抗议无效，于是各班代表发动学生深夜离校，罢课达五十六天之久。省教育厅派督学前来查处，姓陈的督学从高州至阳江，乘电船到阳春，陆诤勤逢迎有术，在春城码头接风，大摆筵席于新村酒店为督学洗尘，即席献红包，取得督学条示：“即将学潮滋事学生开除学籍，限令离校，学生返校复课。”翌日贴出布告：“查学生谭灿、谭中亚、谢汝熹、梁德修、韦士桓、刘传敏、冯世泰、陈耀榆、何木颜等十三名为首滋事，组织罢课，煽动学生离校，发动学潮，不堪造就，应于开除学籍，以儆效尤。”全校学生被强令返校复课。至此，两中迁来阳春时的两次学潮都以失败告终。

我在黄埔军校十四期的回忆

黎德球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向芦沟桥进攻，企图灭亡我们的国家。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汹涌澎湃，抗日的烈火燃烧着每个人的心，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纷纷起来抗日救亡。那时我刚高中毕业，就离别可爱的家乡，投笔从戎，考进黄埔军校第十四期，与我同期的同学有一千多人，大多数是中学生，也有少数大学生和学有专长的社会青年。这期学员编为第七总队，总队长白兆宗。全总队分为甲乙两级，甲级是受过军训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乙级是无受过军训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甲级编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大队长李继龙。乙级编两个大队七个中队。第一大队长魏鉴贤，第二大队长曾光汉。我被编入乙级第二大队第五连，在广西桂平学习。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学习一年半时间军事基础，进行三操两讲，学习夜战和白刃战。军营生活紧张、活泼、严肃，星期天还要检查内务卫生，和跳木马、打杠架等运动，一切合了规定，到下午才有假放。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没有怨气，像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相处很好。有一次我们分校主任陈芝馨来看望我们，在和我们会餐时，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假如不是抗日救亡，能这样有缘份在一起会餐吗？”他讲解“亲爱精诚”的校训，鼓励学生努力学习，锻炼身体，练好杀敌本领。陈芝馨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将领，但后来被汉奸谋害了。一次，他由桂平搭西江的轮船回德庆

校部时，在马口被汉奸故意开船撞沉了他所坐的船。陈主任夫妇、儿子和四分校政治部主任邵令江等四人不幸牺牲。同学们闻讯十分悲痛，像死了家长一样。后来据说凶手被幸获治罪了。

在广西桂平学习三个月之后，这期学生分为步、炮、工、通四个兵科。步兵科编三个中队，我被编入步兵第三中队。炮兵科编两个中队。分科不久，一天上午十时，有十二架日机来轰炸，那天刚好我们野外演习，只炸死上校战术教官徐世昌和两位炊事员。全体学生开了一个沉痛的追悼会。

因营房被日机炸烂不能住，领导把我们三个步兵中队，调到零陵工兵学校去学工兵科。因工兵学校的条件比较差，学生的思想一时不通，不听从工校的领导，要求回桂平去。后来军训部长白崇禧到来训话，讲了抗日的形势和工兵的重要性，动员大家安心学习，同时开除了三个带头闹事的学员，这样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调到工兵学校的三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黄德馨。工兵学校除了学习筑城、渡河、爆破等之外，还要学习步兵战斗动作。教练场设在瀟水附近，为了争时间，操练时中午饭经常在教练场吃。

零陵是湘桂铁路上的名城，有许多军政界的领导来向我们训话，如梁寒操、叶剑英、冯玉祥等。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叶帅。当时叶帅是八路军参谋长，正为联系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而奔忙。他风华正茂，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显得英俊、文雅、朴素、和蔼可亲，他和我们讲了国内外形势和游击战术，勉励我们要发扬黄埔精神，打败敌人，为祖国，为民族，求生存，求发展。

1939年5月，我在黄埔军校毕业，毕业后和二十位同学派到国民

党十二集团军南浦军官训练团，学习一个时期又和陆万全、周宗梅三位同学被派到国民党 62 军 157 师工兵营，我任少尉排长，从此我转战于祖国各地，解放战争中起义参加革命队伍。

时光已逝，不觉已过去了五十多年，时代在变，祖国在变，我们要发扬“亲爱精诚”的校训精神，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贡献。

附：我所知道在黄埔军校毕业的阳春同学

杨 林：原籍永宁镇人（1978 年，在阳春崆峒农场入户），1902 年生，1928 年黄埔军校第七期步兵科毕业，曾任国民党部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于 1982 年病故。

郑道滔：冈美镇黎棚人，1906 年生，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二期学生，后入空军学校，在抗日战争中任空军大队长。在台湾病故。

黎德熊：春城人，1906 年生，1937 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二期工兵科毕业。曾任国民党部队排长、连长、参谋。现定居于广州。

吴家权：八甲镇乔连石碧人，生于 1913 年。1938 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三期步兵科毕业，曾任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区长，国民党部队连长、营长、副团长。1976 年在家病故。

郑天翔：春城人，生于 1914 年，1937 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四期步兵科毕业，曾任国民党军队 156 师 467 团排长、连长、营长，阳春干训所中队长，冈美联防队中队长，阳春中学和师范军训教官。1949 年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六团。现离休在家。

黎德球：冈美镇古屋村人，1918 年生，1939 年在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四期工兵科毕业，曾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49 年 12 月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团长，二野第六步兵学